

近百年暗杀事件之谜

「下卷」



史建◎主编

——

吉林文史出版社

近百年時事事件之迷

图书馆
图章

学院
工业
江苏
藏书

「下卷」

史建○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下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百年暗杀事件之谜/史建主编.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 8
(2007. 8 重印)

ISBN 978—7—80528—173—5

I. 近... II. 史... III. 政治事件—史料—中国—近代
IV. K250.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1705 号

Jinbainian Anshashijian Zhimi

近百年暗杀事件之谜 (下卷)

史建 主编

责任编辑：张雪霜

封面设计：大象设计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640mm×920mm 16 开本 11 印张 126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1989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北京铁建印刷厂 印数：9 500—10 500 册 全套定价：91.00 元

ISBN 978—7—80528—173—5

目 录

第十三章 廖仲恺被刺内幕 (1)

车子到中央党部门口，廖仲恺、陈秋霖、何香凝相继下了车。往常，中央党部门口都有警察站岗。可是这天却撤了岗哨，只有几个身份不明的人诡秘地窥探，来回晃荡。下车后何香凝看见一位妇女部的同志，就停下来和她说话，落在廖仲恺后边。当廖仲恺走到第三个台阶时，突然枪声大作，子弹从会馆楼梯的底下射出来，侧边也有子弹射来。廖仲恺应声倒下；陈秋霖中弹后痛楚地往前奔了两步，也倒在血泊之中。见此情景，何香凝急忙往前冲去，俯下身子，就在何香凝低头去扶廖仲恺的刹那，罪恶的子弹又从她头顶呼啸而过，连头皮都感觉到了子弹的热气。廖仲恺的卫士立即举枪还击，击伤了一名暴徒；其余四十多名凶手见此情况迅即纷纷逃跑了。在廖仲恺的周围，满地殷红，他衣服上的鲜血，还一点点地往下滴。他共中四枪，三枪枪口较大，是大口径枪打的。一枪伤口小，是

左轮手枪打的。当何香凝和卫士把他架起来扶上车时，他已经不能讲话了。

第十四章 著名新闻记者邵飘萍被暗杀经过 ······ (6)

邵飘萍避居六国饭店，张作霖决定实行诱捕。张作霖用重金收买了北京《大陆报》社长张翰举（绰号夜壶张三）。张翰举受托后经常出入六国饭店，主动接近邵飘萍，表示“能设法向张学良疏通，张已见允”等等。一来二去，邵对张失去了警惕，二人无话不谈。4月24日，邵因挂念报馆和家事，决定回报馆看看，事先打电话给张翰举，请他探听外面情况，张欺骗邵说：“外面一切替你疏通好了，你放心回来吧，保管你没事。”邵信以为真，当天下午乘车回魏染胡同京报馆，当邵从报馆出来，走到魏染胡同口时，一下子上来几个不三不四的人，扭住邵的胳膊往警车上拽，邵张嘴欲喊，被其中一个人用毛巾堵住嘴巴，秘密枪决。

第十五章 日本关东军谋杀张作霖真相 ······ (12)

6月4日凌晨5时许，张作霖专车到达皇姑屯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交叉处的铁路吊桥时，河亲自指挥，关东军参谋人员东宫铁男大尉立刻按下电钮，一声惊天动地巨响，炸药起爆。关东军对刹那间爆炸的场面作了拍照。随着这声震天撼地的巨响，顿时硝烟滚滚，凌空而起，铁路炸塌，桥墩削去将近一半。张作霖乘坐的车厢被炸得支离破碎，

整列火车七零八落，到处血肉狼藉。专程前去山海关迎接张作霖回奉的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和张作霖的六太太当即毙命。张作霖身负重伤，由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等急送回府抢救。然而已无济于事，张作霖伤势太重，于上午9时30分，一命呜呼。

第十六章 叛徒白鑫的下场 (23)

11时许，和合场四弄43号院的后门悄悄开启一道缝，一个鬼似的人影闪出来站在门口四处观察，听了一会儿，他认定周围是安静的，不会有什什么危险，才向里面招手。大门里走出七个人来：原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和他的妻子、国民党特务范正波兄弟，还有三个保镖。七个人迅速地向弄堂口走去，这是送白鑫夫妇出国到意大利去。他们出门刚走几步，突然有人大喝一声：“白鑫，那里走！”接着就是“砰砰”的枪声，这枪声打破了深夜的宁静。随着枪声一个保镖倒下去了。“有埋伏，快跑！”白鑫明白这是冲着他来的，连老婆都不顾了，拼命地向弄堂口跑，恨不得一步迈进来接他的汽车。“白鑫，叛徒！”这声音是从牙缝挤出来的，带着愤怒，也包含着对叛徒的死刑的宣判。瞬间白鑫连中三枪，结束了可耻的生命。

第十七章 “狗肉将军”张宗昌丧命记 (31)

车就要开了。张宗昌正站在头等车的门口向站台上送行的人群打招呼告别之际，郑继成突然从送

行的人丛中抢前一步，举枪对张宗昌骂道：“我打死你这个王八蛋！”不料枪没有打响。张宗昌看势不妙，回头就向车里跑去，郑上车紧迫，张跑到车的尽头，跳下车来就往东北方向跑去，郑随后追来举枪再打，还是打不响。这时张的护兵追在郑的后面，向郑开了一枪，恰巧郑被铁轨绊倒，子弹从头上掠过。郑的枪经这么一摔，就打响了，郑从地上爬起继续追，张已倒在十股道附近。郑飞快赶上去对准张连打两枪，结束了张宗昌的性命。郑既打死张宗昌，挺胸抬头地走到站台上高呼：“为父报仇，现在投案自首！”郑被三路军驻站办事处派的十几名武装士兵押送到地方法院，车站送行的人们也纷纷散去，只剩下张宗昌的参谋长跪在地上对着张的尸体大哭。

第十八章 杨杏佛被害经过 (37)

八点左右，杨杏佛带着儿子杨小佛走到院中准备登车，特务们便跟上前去，杨上车后又走了下来，特务以为杨杏佛已发觉，正要冲上去的时候，杨又带着儿子上了另一辆汽车，当汽车缓缓驶出亚尔培路32号中央研究院门前时，四支手枪一齐向杨射击，弹如雨泼，杨当即将身体伏向小佛，特务们认为目的已经达到，便狂奔停在附近的汽车抢着上车，这时过得诚因慌乱跑错了方向，当转回奔向汽车时，已离很远，因附近警笛狂鸣，赵理君顾不

得停车等候，但赵又怕泄漏消息，从车上向过开了一枪，仓皇中未能击中要害，便开足马力奔逃，过得诚已知道无法逃脱时，只好举枪自杀，子弹从胸穿过并未死去，被巡捕抓住，立刻与杨杏佛父子共同送往金神文路广慈医院抢救，杨杏佛身中三弹，到医院不久，便停止了呼吸。

第十九章 罗隆基枪下脱险 (47)

下午一点钟左右，罗隆基在吴淞中国公学教员休息室里检阅讲演笔记，忽然听见一个北京腔带天津尾音的喊声：“罗隆基先生在这里吗？”“在这里，我就是。”罗隆基随便答应着抬起头来，看见一个穿西装带着一副猪肝色面孔的男子汉走进休息室。“你是罗隆基先生吗？”猪肝脸问。“是的，”罗隆基回答。“你先生是光华大学教政治学的吗？”猪肝脸又问。“是的，”罗隆基又回答。“他在这里！”那个猪肝脸大汉向门外做个手势并很得意地喊着。随着喊声，马上就拥进两三个便衣的男子汉来。其中一个穿着蓝色马褂，嘴上留着小小的八字胡，他那苍老黧黑的面孔上带些做出来的笑容。他来势很从容，语言很客气，然而那从容的骨子里，充满了严厉和凶猛的气象。他很和气地说：“吴淞公安局第七区的区长要请先生过去坐坐。”

第二十章 史量才喋血记 (55)

当枪弹乱飞的时候，史量才、沈秋水、史咏赓、

沈丽娟四人慌慌张张地从汽车的后门跳出，先后连滚带爬地钻进了公路下面茂密芦苇丛中。特务们看到史量才等逃进了芦苇丛，便追了上去，并一齐向史量才射击，顿时枪声大作。他们一边追赶，一边贼喊捉贼地大喊：“抓强盗！抓强盗！”惊得路人和附近居民个个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在特务们的乱枪射击中，沈丽娟的右腿吃了一枪，血流不止，再也不能动了；沈秋水在慌乱中扭伤脚踝，人已经吓得昏死了过去。见此情景，史量才只好撇下夫人、侄女和儿子各自逃命。儿子向西，史量才往北。史量才迅速钻出芦苇丛，趟过了一条小河，来到不远处的一个池塘边，躲在一棵乌柏树下的乱草丛中，满以为这样总可以安全了。恰在这时一位农民路过池塘边，发现乌柏树底下躲着一个人，感到惊奇，停下脚步想看个究竟，史量才连忙低声对他说：“不要做声，快走！”谁知他两耳失聪，是个聋子，没有听见史量才的话，还是停下来。不幸，这一切被站在公路上指挥的赵理君发现了，赵高声叫喊“在那里”，两个特务立刻冲了过去，连连向史量才开枪射击，有一弹正击中史的头部，史当即倒下。李阿大又跑到其身边补上一枪，史登时血流如注。

第二十一章 张苇村被刺前后 (63)

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书记长张苇村刚离开进德会，便有一位女郎从他身边擦过，并且回过头来向

他微微一笑，两个深深的酒窝和一副洁白的牙齿够吸引人的了。再仔细打量，这女子身穿豹皮大衣，长长的波浪式的秀发悬在颈后，随着行走，掀起波浪，犹如黑色的瀑布。高跟皮鞋咯噔咯噔的旋律，震颤了张苇村的心。张苇村这个色鬼怎么能禁得住这样一位摩登女郎含情的一笑呢？不能自己地随着女郎向东南方向走去。当走到四顾无人处时，他已经追到女郎身旁，眼看就可以开口搭话了，突然，在墙后跳出两个人来，都穿着灰布大褂，两支左轮手枪向他逼来。张苇村的卫兵刚要开枪，随着“砰”的一声枪响，卫兵倒下了。这个时候张苇村明白了，他想纵身跨过柏树墙向西边人多的地方逃命，但是来不及了。另一位穿长衫的扳机已经扣动，张苇村随着又一声枪响乖乖地倒下了，就在孔雀亭西南附近的墙角下。而那位神秘女郎早已不知去向了。

第二十二章 一次未遂暗杀引起的暗杀 (69)

戴笠手下有一特务陈质平，外号“拉马天使”，是一个引诱、玩弄女性的行家里手。王亚樵此行随身带妾一名，此女每月要从梧州去一次香港购置日常用品作为消遣，她还时常光顾交际场所，不期与陈质平相遇。陈巧言令色，挥金如土，终于讨得欢心，将她引诱过去。该妾为情所感，为利所诱，以十万元的价格，把王亚樵卖给了戴笠，答应在刺王行动中充当内线。于是戴笠命手下特务王鲁翹帮助

手岑家烽，乘汽艇直赴梧州。午后，两人到达目的地，同王妾接上了头，然后静待日落，黄昏时分，王妾发出暗号，王鲁翹飞身上岸，单身闯进王亚樵的卧房，进门后，他蹲下身子，在昏暗中揿亮手电，见王亚樵正卧于床上。王见电光照射，大声喊道：“什么人？”同时从床上跃起，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呼、呼两声，王鲁翹手举枪响，王亚樵已经倒于血泊之中。

第二十三章 孙传芳被刺 (75)

大约3点钟左右，一辆深可可色轿车冒雨驶来，停在居士林门前，一仆人将50多岁的男人扶下车，此人中等身材，体态肥胖，青道袍，白洋袜，足蹬青缎鞋，双手合十入诵经堂，跪地焚香叩拜后，端坐佛案西侧的太师椅上捧卷听经，其虔诚举止虽似久入佛门七情六欲皆空之徒，但从他那满是横肉的脸上仍透一股杀机，那微闭的三角眼隐藏着内心的狡诈。突然，从这人背后出现一个英俊的少妇，身穿白色紧身大衣，头扎白色扎带，手握勃朗式手枪照这个人的头部、胸部连开三枪，清脆的枪声响彻庙宇，这人惨叫一声倒在佛案的旁边。顿时，鲜血四溅，脑浆汩汩满地。堂内诵经男女见此情景吓得魂飞胆裂，乱作一团。这少妇见这人气绝身亡，揣起手枪，向众人高喊：“我是报父仇，请大家不要惊慌！”

第二十四章 刺汪事件始末 (83)

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如期召开。9时，在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开幕式。蒋介石看张学良、阎锡山及西南各省要人随身都带有二名马弁，心中不免一动，想到难保其中定无不轨者，因此决定不出场摄影。汪精卫见众人久等而不见蒋到，遂进室催请。蒋说：“今天秩序很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摄影，也希望你不必出场。”汪精卫感到为难，说：“蒋先生不去，如我再不参加，怎么能行？”随即出来照相摄影。拍照分前后排站立。汪精卫与张静江、阎锡山、张学良、张继等人列于前排。对面观看的记者几乎围成一个半圆形。9时35分，照相与摄影完毕，各中委纷纷转身，正欲进楼开会。此时，孙凤鸣突然从摄影机旁的记者群中冲出几步，迅速从衣袋里掏出手枪，举枪向汪连连射击，一共三枪，弹弹命中，汪精卫倒地。站在汪精卫身旁的张继见状一下子奔到孙凤鸣背后将他拦腰抱住。跟着也奔到孙凤鸣身旁的张学良将其踢倒。汪精卫的卫士赶上向孙凤鸣的胸部打了两枪。蒋介石听到枪声从楼内走出，看见汪精卫倒地，满脸是血。

第二十五章 唐绍仪被杀真相 (97)

刺客谢志磐系广东人，住大东旅馆51号，最近数月来不时访谒唐绍仪。因此，唐宅仆役均以谢

为唐绍仪往来之熟人。在一个月前，唐的一位朋友告诫过唐说，谢志磐的胞兄弟任国民党军委会特务工作，嘱其小心。而唐绍仪则认为谢志磐兄弟感情极不和睦，主张亦各异，因而未起疑心。1938年9月30日9时许，谢志磐乘汽车拜访唐绍仪时，有两名伪装古董商的特务同往，携带古物八件，向唐兜售。唐宅仆役持谢名片向唐绍仪通报，唐吩咐在楼下客厅会客。时仅有一仆役在旁。唐绍仪看过古玩面有不愉之色，说只买两件，嘱在旁的仆役上楼取钱。仆役走后，来者用小钢斧向唐砍去。等仆役回到客厅时，谢与“古董商”早已不知去向，只见唐绍仪仰卧沙发，血流满面，额嵌一斧。脑浆、鲜血流了一大片在地毯上，仅仅腿还在抽搐。

第二十六章 “特别市长”傅筱庵被杀之谜 ······ (104)

春天的大连，仍是寒风呼啸，冰冻未解。一天晚，一个绅士模样的人拿着手杖信步走在海滨，此人便是蒋介石通缉的傅筱庵。他思绪万千，漫无目的。突然，一条狂犬应面扑来，他躲闪不及，慌忙用手杖去挡，结果还是不能脱身，于是慌乱中急喊救命。危难之际，只见一大汉，飞刀掷来，野狗便气绝身亡。傅筱庵茫然不知所措，深深地吸了一口冷气，急忙将刀取下，正端详，大汉便说：“先生，这把刀是我的，请还我！”傅筱庵抬头一看，来人是一位中年男子，方脸盘，浓眉大眼，体魄强壮。

便不胜感激，将刀递过去，随后躬身道谢，并询问姓名、年纪、职业。原来那男子，名叫朱升，山东人，现年29岁，父母下世，现在正随舅父在轮船上帮办伙食。傅筱庵说：“小伙子，杀狗的本领不错啊！”朱升笑笑说：“我向一个变戏法师傅学习使飞刀，方得其领，师傅姓王，人家都叫他‘飞刀王’。我在外杀狗，百发百中！”

第二十七章 新四军副军长项英被暗杀真相 ······ (117)

凌晨4点钟，刘奎、郑德胜一行挑粮食回来了，正在石窝地下党员姜其贵家烤衣服。刘厚总身穿深蓝色长袍和李德和走进屋来，刘厚总掏出小刀牌香烟给他们抽，每人一支，郑德胜想：“这种烟只有首长抽，他怎么有呢？”就问他：“你从哪搞来的烟？”刘厚总说：“管他哪搞来的，你抽就是了！”说完拉着李德和就走。刘厚总和李德和走了大约有半个小时，来到一个岔路口，听到狗叫。刘对李说：“前面有情况，你等着，我去看看。”说完就丢下李德和慌慌张张地走了。李德和见此情景，又联想到刚才听到的枪声，估计军首长的安全出了问题，便转折回，跑到蜜蜂洞。果然出事了，只见项英、周子昆、黄诚倒在血泊中。项英侧躺着，头南脚北，子弹是从太阳穴打进去的，中了两枪，已经断气了。周子昆仰面朝天，头北脚南，胸部中弹，心脏停止了跳动。黄诚中了三枪，一枪穿透右臂，

一枪擦伤左臂，一枪打中后脖子，弹头仍留在肉里。大家见到他时，他已醒过来，爬到洞口，一边哭一边说：“刘厚总叛变了，首长完了，我没保护好首长！”

第二十八章 李兆麟血染松花江 (123)

特务们经过精心策划，决定由女特务孙格龄出面，诡称杨绰庵有重要事情找李兆麟商量，请李兆麟到水道街九号。1946年3月9日，李兆麟开完会后，已是下午，在返回友协途中，汽车又出现故障，李兆麟便独身乘坐报社马车返回友协，警卫员帮助司机修车未能返回。李兆麟回友协后，认为可能有重要事情研究，就决定自己先去，便随即告诉秘书说：警卫员回来时，立即到水道街九号找他。国民党特务按着事先的部署，当李兆麟到达约定的房间，刚坐下喝了几口敌人放进毒药的茶水，接着潜伏的特务们窜了出来，李兆麟只身同敌人搏斗，双手被刀割伤多处，终因寡不敌众，加上药性发作，晕倒在地，敌人又向其头部和胸部连刺七刀，李兆麟当场牺牲，时年三十八岁。

第二十九章 震惊全国的李、闻血案 (132)

李公朴被暗杀后，闻一多闻讯立即赶赴医院，他站在李公朴遗体前哭道：“公朴，你没有死！这仇是要报的！”大家为了他的安全劝他暂时躲避一下，他义无反顾地说：“决不能向敌人示弱，如果

李先生一死，我们工作就停止了，将何以对死者！将何以对人民！”7月15日，昆明各界人士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李公朴先生的追悼会，由闻一多主持。当时有几个特务流氓在会场内捣乱，闻一多便怒不可遏地拍案而起，怒斥敌人，大声喝道：“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闻一多最后又说：“争取民主和平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绝不怕牺牲。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像李先生一样的，跨出了门，就不准跨回来！”会毕已晚五点半左右，他的长子闻立鹤接他回家，当他走到离西南联大教员宿舍仅十来步远的地方，突然从道旁停着的一辆吉普车上跳出几个暴徒，用美式冲锋枪对着闻一多射击。闻一多身中八弹，倒在血泊里，当即身亡。

第三十章 杨虎城将军被害记 (141)

杨虎城父子俩在特务的带领下，一前一后，沿着300多级石阶而上，到了最上面的戴笠会客厅外。当杨拯中刚一踏进卧室。预伏在门后的杨进兴便从后面迅速地将匕首刺入他的腰间，他悲痛地惊叫了一声“爸”，便被特务们连着几刀刺倒在地。杨将军听到喊声，想转身看个究竟，刚一掉头，就被特务用白布蒙住了头部，还未叫出声来，刽子手的利刃已刺进他的腹部。深夜，第二辆车到了，从车上先后下来的是宋绮云、徐林侠、宋振中（小萝

卜头)、杨拯贵(杨将军的狱中的女儿)。徐林侠和拯贵下车后走在前面，宋绮云和儿子走在后面，沿着石梯而上。到了戴笠的警卫室一进门口，刽子手就用匕首将宋夫妇逼到墙角，利刃刺进他们的胸膛。这时，两个不满10岁的小孩突然被这可怕的局面吓住，浑身抖个不停，互相紧紧地抱在一起。当凶手从大人身上把匕首拔出，走向他们时，这两个天真的孩子，竟不约而同地跪了下去，合着小手，哭着作揖求饶。灭绝人性的特务哪管这些，一名刽子手一个箭步向前，拿着利刃向小孩的背上刺去，小孩惨叫一声，扑倒在地，第二个小孩马上扑向前去，抱着自己的小伙伴，另一名刽子手便狞笑一声照样给他一刀。血从孩子们的身上淌出，染红了地面。

第三十一章 杨杰将军香港遇害…………… (152)

台湾保密局直接交广州特务在香港查清杨的住址后，即布置谋杀。那天晚上，李、吴两特务侦悉杨杰在家。二个特务开始分工，吴留在门前监视，李则赶往一个俱乐部通知陈家庆，然后两人各带短杆左轮手枪一支，配备毒弹，乘出租汽车驶至离轩尼诗道302号10余丈处下车。晚10时，特务吴其宁仍在前门望风，李宏继在楼梯掩护，陈家庆带着伪造的卢汉给杨杰的信，轻手轻脚地直登四楼杨杰的住宅。陈叩门时，佯称有信当面交给杨杰先生。